



十二个人的十二版纳

谢有顺 雷平阳 朱零 等著 段金华 主编

十二个人的十二版纳

谢有顺 雷平阳 朱零 等著

段金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个人的十二个版纳 / 谢有顺, 雷平阳, 朱零等著; 段金华主编.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54-6986-1

I. ①十… II. ①谢…②雷…③朱…④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689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江逸思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9.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6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

01 / 基诺山记	雷平阳
16 / 西双版纳的味道	谢有顺
19 / 版纳二题	朱 零
27 / 西双版纳——被抵押之地	叶 辉
33 / 含在嘴里的西双版纳	马小淘
40 / 茶禅版纳	金仁顺
47 / 我的四个版纳	卢卫平
55 / 版纳的三个村寨和一个家园梦	沉 河
64 / 背上包袱来版纳	夏 宏
74 / 版纳，另一个江南	潘 维
77 / 自然的情致	高 盖
85 / 一场关于水的对话	雷杰龙

附 录

94 / 1867 年路易·德拉波特铜版画里的版纳	雷杰龙
110 / 1935 年周光倬先生莱卡相机里的版纳	周润康
133 / 佛寺旁边是家园	许云华

基诺山记

雷平阳

世界上最容易识别的房子，都建在基诺山上。因为基诺族人总是把房屋男女主人的灵魂，分别用茅草扎成头颅形状的“耳环花”，以作护宅的神灵，安放在房顶最醒目的一侧。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云南，当众多的少数民族一致认定，自己乃是氐羌的后裔，祖先们来自遥远的中国北方，死了，也要按魂路图指引的方向，让灵魂归去，只有基诺族人坚信，祖先生活的地方，它叫“司杰卓密”，就在距自己生活的寨子不远处。当然，基诺族人也不例外，按照常规，人死了，灵魂也必须回到祖先的身边，但他们的灵魂回归图，根本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灵魂必须穿越千山万水，而且还得战胜因自己生前做孽而产生的无数妖魔鬼怪——他们的灵魂回归图，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与劳作的路线图。刘怡、白忠明著《基诺族文化大观》一书中采集了基诺山巴亚老寨的魂路图：“巴亚——巴亚寨寨门——沙加山的岔路口——野猫滑落处——沙堆——‘两兄妹’石头处——出响声处——洗下身的臭水潭——莫裴（祭师）休息处——水中有山包的地方——敲空树的地方——门普（基诺女始祖）——住过的寨子——门普的山色——分水岭——长姐普树的地方——酸叶子夹着路的地方——白腊泡（巫

师)死后烧帽子的地方——烧坛坛处——白疯马在的地方——杰卓山的街道——杰卓山上——杰卓山的官在的地方——杰卓山寨子的寨门——死人与活人的分界处——杰卓寨的基地——牛帮休息处——有马脚印的石山——小黑江渡口——长马耳朵草的地方——长芦毛花的平路——绕过曼瓦寨——伸着手的大青树——中间断了又发杈的麻老鹰树——歪屁股的麻树——毛竹蒙着的路——莫托(曼通)寨——黄竹林山——栗树林山顶——山塌方处——水倒流处——蚂蚁包夹着的路——鬼谈恋爱处——踢不死叶树处——九岔路口——笋壳当衣穿的寨子——白岩、黑岩夹道——听得见司杰卓密鸡鸣的地方——看得见司杰卓密黄牛场的牛脚印处——司杰卓密砍柴的地方——司杰卓密的猪打滚的地方——司杰卓密的寨门——各自的家庭……”

在这条路线图上,杰卓山、小黑江渡口、曼瓦寨(现称毛娥新寨)等地名均是真实而具体的,而且,我们发现,其归宿地,渐渐地向四周最高的孔明山(亦称龙谷崖)靠近。因此,有的民族学家认为,孔明山就是基诺族人的“司杰卓密”。

“司杰卓密”,司,木鼓;杰,潮水,洪水;卓密,寨子,意为“潮退鼓落处建起的寨子”。基诺族人认为,创世之神是阿嫫查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何方,只知道天地之间洪水泛滥之时,是阿嫫查李让其祖先玛黑和玛妞躲入木鼓之中,方得以逃生。洪水退去,木鼓滋地,玛黑和玛妞,就在那儿建起了基诺人的第一个寨子,并取名“司杰卓密”。

类似的说法,证明基诺人乃是这一区域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基诺人是发祥于基诺山的土著民族与南迁的氐羌及汉人融合而形成的族群。而民间广泛流传的是,基诺人乃是诸葛亮伐滇时“丢落”在小黑江边的士兵部族。其实三种说法都不是虚飘悬浮的,也不对立,因为氐羌与士兵都系北来,而他们来到的地方都是“司杰卓密”,即孔明山一带。无非是在口碑传述中,先来的氐羌退到了幕后,犹如墙上标语被盖了一层新的涂料之后,又写上了“诸葛亮士兵”几个字。诸葛亮没到过西双版纳,这是共识,但其兴茶之功,足以让这些种茶的民族将其奉为神灵。道光《普洱府志·古迹》:“六

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基诺山），置于莽芝（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此名其山……”孔明是否为六山命名，谁都不知道，但人们却真的以其名为一座山峰命名。个中玄妙，都源于基诺人鬼魂所在的地方，乃是“司杰卓密”，即孔明山。

孔明山距巴亚老寨不远，它与巴亚老寨所依托的杰卓山，隔小黑江而对峙。魂路图曾路经小黑江渡口，后经的曼氏寨也在小黑江边，而小黑江在此有一极大的江湾，形成“水倒流”并非难事，至于线路上的“白岩、黑岩夹道”，极有可能就是与孔明山面对面的“大石头丫口”，过了这丫口，鬼魂们一定能听见孔明山上祖先们的鸡叫了……

如此指认一条魂路图，我的风险在于我不是巫师白腊泡，我的嘴巴永远念不出这样的《送魂词》：“阿布啊阿布……/当您到达几勒河/送您的人们不上筏/大家请您筏去/您就划到对岸去……”但我很清楚，在大石头丫口与孔明山之间，流淌着小黑江，所谓分隔生者与死者的几勒河，谁敢说它就不是小黑江呢？

当一个民族如此确切地把生死的地图，等同于地理学上的地图，并把活着的父母的灵魂安放于屋顶作为护宅的神灵，我想，这一个民族，一定还是天地的组成部分，一切都尚未分开，他们的灵肉中依然激荡着创世之神的梦想和意志。

二

基诺山是昆明、玉溪、思茅一路南下的交通大动脉，途经西双版纳时的要冲，它西边是景洪、勐海，西南方是勐腊，正在修建的直通万象、曼谷和仰光的高速公路，正是破此山而继续向南。站在雍正七年（1729年）设攸乐同知的巴高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高速公路把司土新寨旁的一个山峦，果断地劈成了两半，亦在巴洒老寨旁的一条箐沟上，架起了一座壮观的人间彩虹。“司土”，意为“吊着的大鼓”，巴洒意为“靠自己建起的寨子”，它们系司杰卓密时代胞族分寨

时，建起来的不同的寨子。司土寨和巴洒寨，都是基诺人阿细、阿哈和乌尤三个胞族中的阿细人所建。与此同时，阿细人还建起了普西、巴夺和巴亚三个寨子，普西寨是神权之寨，司土是父寨，巴夺是母寨，巴亚寨是儿寨，巴洒寨则是阿细人走散前不吃散伙饭就先走的人所建，故巴洒之意为“靠自己建起的寨子”。这些神、父、母、儿和敢于独立的人所建的寨子，分立于高速公路两旁，据说 2008 年，此路竣工，可以想象，“高速”所带给它们的决不仅仅是呼啸而过的汽车旋风。尽管它们的旁边就立着作为汉文化之根的攸乐同知城遗址，尽管站在司土新寨后面的大高地之巅，就可以将魂居的孔明山和人居的杰卓山尽收眼底。家住司土新寨的我的基诺语翻译陶志强告诉我：“路修通，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进景洪城吃酒。”他是一个纯洁的年轻人，从小就喜欢坐在大高地山上，眺望四方，远处的景洪城令他着迷。

基诺山是喉塞，可前往攸乐同知城遗址所在的巴高山顶，至今仍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旧时马帮或牛帮行走的古道，早已是灌木和参天大树的根床，新辟的土路也因资金的短缺而只能顺山而走，处处都有 60 度左右的斜坡，又因藏身于林中，晴天也是一路的泥泞。雍正王朝的天威真的是神鬼莫测，没人指点，谁会相信这天外的密林中曾设过同知城！同知一名、游击武官一个、兵士 500、盐课司使员两位，力压车里宣慰司而号令成百上千的大小土司头人，有反抗，有瘴疔，有毒蝇的乌云和老虎的叫声，可这群勇士般的光棍，硬铮铮的在此把六年时间，吹鸦片一样，吹成一片片白雾。我没有半点同情或敬仰他们的意思，特别是一想到他们那见了一座山就摊开手掌大叫一声“拿银粮来”的样子，我就觉得，与世袭于此，上山狩猎或摘茶就得回奉鬼魂的基诺人相比，他们的来到和走掉，永远都不值得我们为之投注太多的目光。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大抵是一群偶像崇拜者，他们最崇拜的偶像就是银粮和刀，可在他们那儿，银粮不是用来回填人民之胃的，刀不是用来装饰或砍柴的，而是，银粮者，贪之，刀者，贪的帮凶也。从孔明始，我们祖先的眼眶，已经塞满了太多的所谓安边之术，以《搜神记》中的一则异事诠释：“青蚨似蝉而稍大，母子不离，生于草间，如蚕，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

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循环无已。”

攸乐同知遗址，周边都是高大的树墙，昔日城之座基，野草比人还高，穿行其间，总被刺藤抓住不放。有多点树丛中的古道，从东西两方上来，在此汇聚。林中有连片古茶园，有的茶树还是小叶种，被人重新开发出来，遇六男一女，带一条狗，在林中歇息，篓内全是新摘的茶箐。去看烧窑留下的大坑，又遇四男，正砍山种茶，舞起的长刀，一闪，林中亮了一点。据说五里外还有一个山洞，是兵器库，没去。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行走，遇开阔地，抬头一看，树尖上分明又堆满了太阳的黄金。这种亮之于世界之巅的光芒，肯定比 270 多年前那山洞里的冷兵器要温暖很多。

三

我一直想找一本书，找了几年，至今没找到。它的名字叫《巴什情歌》。基诺人的始祖玛黑和玛妞，因其成婚才有了基诺人，可是，他们是同胞的兄妹。“巴什”：巴，情爱；什，同氏族；即“同氏族的爱情”。《巴什情歌》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测算兄妹之恋的可能性。最乐观的结果，始祖可以，因为他们有创世神灵阿嫫香孛的支持，而且，担负着繁衍生灵的天大使命；至于后人，最好不要空想，如果谁要一意孤行，唯一的出路，就是到鬼神居住的司杰卓密去，在那儿，这样的爱情永远都不会受到谴责，或许还会因为沿袭了祖先的传统而备受赞美。

的确，面对繁衍的重责，在僻远的基诺山上，兄妹之间，究竟能不能成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基诺人。基诺山已经在天外，他们居住的寨子与寨子之间又相对封闭，绝少来往，而独立的寨子中，以“大房子”为载体的群居生活，又足以培养出同族同氏的男女之情，巴什情歌因此而在几千年的时光中不绝于缕。因此，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感，阿细部族严令禁止，而阿哈部族，只要通过舅舅的考验，就可

以存在。“基诺”，基，舅舅；诺，后代。基诺人自认为是舅舅的后代。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始祖玛黑，原本就是其子女的舅舅。阿细与阿哈，两个部族的禁与不禁，不是家族制度所衍生的，而是这种屡禁不绝的情感，始终带有普遍性，并因此促成《巴什情歌》的代代相传。甚至，我有一种奇怪的预判：所谓《巴什情歌》，它作为基诺人最重要也就是分量最沉的古歌，完全有可能诞生于一对苦恋的兄妹。

现在还会完整地吟唱《巴什情歌》的人，已经很少，甚至没有了。这部流传于心扉和舌头上的伟大作品，已经耗尽了无数代优秀的基诺人歌唱家的生命和灵光。而那些聆听的人，有的因绝望而提前衰老，有的因忧伤而患上失语症，有的则因对爱与死的痴迷而去了司杰卓密。这部基诺山版的《人鬼情未了》，主体情节是：一对自小相爱的同族兄妹，渴望能自由地结为夫妻，可严禁兄妹通婚的法则成了拦路虎，族人反对，寨父不许，就连傣族和汉人的各级官员，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也无动于衷，甚至武断地认为，这是鬼魂才做得出来的事情。阳世情缘的结局非常俗套：巴什郎被迫与另一女郎结成怨偶，而巴什妹则因情而吐光了胸膛的最后一口阳气……

人鬼相爱的戏剧由此开始，剧情也因此出现两条叙事的线路。不是急转直下，而是步入正题。一条线路是，巴什妹期待着祖规的兑现，希望巴什郎尽快了结凡世的羁绊，前往司杰卓密与其成婚。为此，她的灵魂在寨门前的坟山上守候了1年，随后，又在前往司杰卓密必经的九岔路口，徘徊了13年，接着，又花3年时间，在司杰卓密的天堂乐园中以泪洗面。另一条叙事线路则是，在这17年的熬煎中，巴什郎虽然偶尔能见到魂灵化形的巴什妹，尽吐相思之苦和隔世之悲，并在悲苦之中尽情地享受极限之上的情爱狂欢，可他始终难以清除始祖造人时，刻在额头和手心里的十字黑纹，只要这黑纹还在，他就踏不上前往司杰卓密的旅途，就必须继续承担人间的种种苦役，死，也是奢华和奢望。为此，巴什妹又去了苔洛蒙莫女神掌管、造人和居住的神界“裴嫫卓密”，在其旁边的铁匠神寨和莫裴神寨做了仆人，经过多年的修炼，最终成为了可以沟通人与鬼神的铁匠女神和莫裴女神。类似于蝶螈可以在水中亦可在火焰中生活并来往于两者之

间，巴什妹的修为足以保证她可以穿梭于人间和鬼国的不同时空，而且，作为鬼国之魂，从此她可以真实地回到巴什郎的身边，带走巴什郎的魂魄。巴什郎见此，亦悲亦喜，例去请村寨中的巫师“白腊泡”，以沟通人神的法术，让他们得以在一起。但这种法术中的婚姻远远满足不了巴什妹对真身相配的婚姻的炽烈渴望。于是，她又前往白腊泡死后灵魂居住的“白腊泡卓密”，在毗邻苔洛蒙莫女神居住的神寨中做了仆人，因为她相信，人鬼世界中，只有白腊泡可以和苔洛蒙莫女神交流沟通，她想要的，也许只有苔洛蒙莫女神才能给她了。又是多年的苦修，巴什妹终于修成了爱神贝神，重新回到人间，来找巴什郎。而此时的巴什郎也早就难以忍受神圣之爱的遮遮掩掩，便站了出来，向妻子和全寨的长老（寨父）说出了自己的人鬼恋情，并请来了人间法术最高的白腊泡，以“蒙贝”和“剽牛”的神术与仪式，像用蜂蜡将两片贝壳黏在一起那样，取巴什妹的真身，配之巴什郎，使他们成了真正的夫妇，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巴什情歌》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上结局只是它开放性结构中的四种结局中的一个。创世始祖“阿嫫查李”这“盖地之妈”和苔洛蒙莫女神共同掌管的人间和鬼神世界，永远都存在着种种可能性。在阿细部族中，《巴什情歌》的结尾，兄妹之间以宗教的形式成婚，只是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是巴什妹死后来到了司杰卓密，祖先赐其骏马，又去傣族人土司死掉后居住的“鬼寨”购买了金刀银刀，然后再返回人间杀了巴什郎，并请风神携巴什郎到司杰卓密，二人终于成婚；二是因为人间无婚配，巴什郎和巴什妹便双双上吊，以求双双同去司杰卓密。

可是没有想到，巴什妹上吊，用的是巴什郎的包头，长长的布匹，使之上吊身亡，而巴什郎上吊，用的是巴什妹的围腰，围腰太短，并没有吊死。后来，偷生人世的巴什郎只好远走异乡，到傣族人居住的地方去谋生，结果变成了富裕的人，还结婚了。人间鬼国两重天，死了的巴什妹久等巴什郎不来，便变成了阿枯幽（蝉），每逢稻浪翻滚的季节，使用鬼国的声音，在树枝上不停地叫，有埋怨，有孤独，有隔世的泪水……

阿细部族的《巴什情歌》，三种版本，都有一个强大的伦理学背景，那就是阻止和严禁兄妹之恋，其间的人性，交给鬼国去体现。而阿哈部族的《巴什情歌》，其结束的方式是，虽然有阻挠，可最终由于巴什妹的舅舅点了头，他们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

四

很多地名，瞬息万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地图上，我们还能找到巴漂、巴波和巴吕这样的地名，现在，除巴漂而外，它们似乎都消失了。这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懂得基诺语的人知道，用巴漂、巴波和巴吕这三个词条作寨名，其实就等于汉族人用“初恋”、“热恋”和“结婚”这三个词条，作为三座城市的名字。基诺人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他们力争将美好的爱情之旅，尽可能地与祖先的神灵世界对应起来的愿望有关，但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的命名方式，足以让我们仰视到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寨子是庇护生命的地方，是人神共护的不朽家园，是活人抵御鬼魂的堡垒，以情爱流程中的阶段性词条为其名，爱之光，普照基诺山；爱之真，托高基诺山；爱的力量，捍卫基诺山。率真、赤诚、直接，乃是我们“丢落”的常识与通识，在这儿，还为我们珍藏着。

由于灵魂不死，人死即可回到祖先那用木炭作货币也可以买到任何一种东西的故土去，基诺人的死，其实是了却红尘之苦的生。更为重要的是，到了那儿，所有的禁令都解除了，男的都是玛黑，女的都是玛妞。而作为生者，他们不得不充满对司杰卓密的向往而苦苦地守候在寨子里，因为寨门之外，就是人与鬼的分界处。之所以苦苦地生，他们认为，非正常的死亡者，灵魂回不了司杰卓密，只能成为没有皈依的孤魂野鬼。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在司杰卓密时代，活着的祖先与死去的祖先曾立下过“人鬼分家”的协议，人只能享有寨子及其家畜，寨外之土和山林中的野兽则是鬼的财产。也正是因为这次分家，活着的祖先去了杰卓山，死了的祖先则继续生活在司杰卓密。

由于山林中的野兽都是鬼魂的财产，土地也是鬼魂游荡的地方，基诺人每年都要举行类似于“特懋克”、“啱嫫洛”和“禾希早”这样的祭祀活动，祭创世女神，祭祖先，祭寨神，祭山神水神树神等等名目繁多的自然神。祭祀活动中，他们杀牛、杀猪、杀鸡，力求让各路神灵都吃得饱饱的，然后把山上的野兽都放出来，让他们捕杀；把土地都献出来让他们耕种；把茶树果树都护好结出丰硕的收成让他们采摘；同时也希望鬼神在干预人事之时，赐福不赐祸……有一首祭祀歌唱道：

司杰卓密的祖灵啊，
我们向您献猪，我们向您敬酒！
请您向兽神索取好心的大兽小兽和鸟。
请您把澜沧江边的马鹿野猪赶过来，
请您把小黑江边的马鹿野猪赶过来，
请您把白石岩成百的大兽赶过来……
让我们敲响七音竹筒，
让我们欢庆丰收的笑声不断。

活与死的拔河比赛一直在进行中，食物和情爱编织而成的巨绳，握在两端的人与鬼的手掌中。你看，这句最短的祭词，人对鬼说：

请求您，这回让猎获一只，
下次希望猎获两只。这次猎得小的，
下次希望猎获大的。

五

孔明山是古六大茶山区域中最高的山，海拔 1788.2 米，站在山上面可将六大茶山尽收眼底。都是群山鼎沸之处，悬挂山腰，贴附山脚

和在白云与森林中若隐若现的一个个基诺寨、傣寨和香堂寨，分明是造物主的微型手工器具。不管是哪一个寨子，都像十万人的体育场边上，某个少年看客手中的木房子。

往东看，小黑江的那边，杰卓山奇峰异突，破地向天，与孔明山对峙。在基诺山乡政府所在地基诺洛克，“吉卓饭店”的老板曾告诉我，孔明山与杰卓山，孔明山是公的，杰卓山是母的。我没有从孔明山出发，过小黑江而去杰卓山，而是由孔明山返回象明，过易武，过橄榄坎，经允景洪，绕了一个大圈，再入基诺山，最后抵达杰卓山。从孔明山直接走向杰卓山，然后再从杰卓山走向基诺山区最古老的五个寨子普西、司土、巴夺、巴亚和巴洒，这其实是基诺人祖先的迁徙之路。博尔赫斯说“每个作家都创造自己的前生”，我之所以绕开此道，我担心一路真实的山水，会让我看不清那些仿佛已经看见了的鬼魂，如果还必须通过九岔路口，我这汉人，从司杰卓密过来，既没成神，亦不是鬼，我真的难以应付守护关隘的鬼官的提问。如果他们问：“说说返回人间的理由，你的巴什妹住在哪个寨子？”我想，哪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过去时光中飘渺的收茶客，我亦难以把人间的汉话，说成纯正的鬼语，借蝉的声音也不行。

基诺洛克是一个山中小镇，1985年编纂《景洪地名志》时，它有121户人家536人，现在看上去，除了公共设备和商铺的增加，人口规模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新修的木鼓广场是小镇的中心，支撑木鼓的两排架子，用水泥做成树林的样子，一边7根，另一边9根，象征玛妞和玛黑。鼓体下面，晒满了小米辣。鼓体的后面，农贸市场，百货店、小吃铺、菜摊、理发店，许多从山上来的基诺人，坐在店前的雨篷下乘凉，谁也不说话，有的还歪着脑袋，睡着了。那是炎热的中午，空气中到处都是虚拟的火堆。穿镇而过的通向橄榄坝的公路上，运矿石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

与我结伴去杰卓山，除翻译陶志强而外，还有西双版纳王先号古树茶业公司的王智平和基诺山的收茶人李春华。从乡政府旁的曼朵寨上山，一直往东，飘忽不定的路基，是精心雕刻出来的，刚好可以把皮卡放在上面。速度？也许皮卡车的确想绷紧了身体，发疯似的向前

射，但在这儿，它必须像一头牛，喘着粗气，认准了，才迈向踏实的地方。在曼朵和杰卓老寨（现称活特老寨或石嘴老寨）之间，有一寨子，房屋稀落，都在树丛中，路边有两户，三层楼的水泥房，大铁门。李春华说，这两家人收茶。这一带的茶叶，老树茶笋且是春天的那拨，从茶农手中 200 元左右一公斤就能收到，收茶人可翻番卖到山外的茶厂去，利润不菲。

路的两边，都有山茅草，有的比车顶还高，在太阳的炙烤下，它们那特有的体香，混着满山的植物气味，浓酽地灌进车来，车辆因此也就变成了沉入芬芳之海的一叶小舟。这可是一场气味学中的饕餮盛宴，我不解味，只顾打开鼻子，打开嘴巴，打开胸腔，贪婪地暴食。陶志强、李春华、王智平们，鼻子一吸，眼一闭，就能辨出“乱炖”的巨大汤锅中，哪一缕出自山茅草，哪一缕源于王不留行，哪一缕是曼陀罗……站立在道路边最高的树，是芒果树。停下车，我的伙伴们便弄来数根木棍，拼命地往芒果树上抛，哗哗啦啦地就有芒果落下来，不是市场上半公斤一个的那种，它们只有大拇指那么大，剥开肉，核大，核上一层薄薄的黄肉，不停地滴汁，入口，疑是其他芒果的鬼魂，味重，味烈，一股气息，猛然扑向鼻腔和肺腑。

一棵十人合抱的小叶榕，立于路的右边，它的一根枝条，两人可抱，横横地长出来，跨过路面，架在路左边的山体上，像门。入了此门，就是杰卓老寨。杰卓山不像在远处眺望时那么高不可攀，更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山顶上有巨大的光环，和其他山没什么两样，长树，长草，树草中有禽兽和昆虫，是泥土和石头垒成的，身体上叮叮当地响着清泉的银首饰。寨子，跟山那边的新寨相比，它肯定是老寨了，45 岁的妇女布鲁麦说：“我不知道前辈人在这儿生活几代了，反正很久。”这个历史“很久”的寨子规模并不大，34 户人家 140 多人，状若孔明帽子的杆栏式建筑，一律斜着身子，靠在杰卓山上。问寨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其实，真正的杰卓老寨，在山顶上。”因为他们每次上山耕作，都还会挖到破碎的瓷片和屋基，尽管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并不知道祖先在山上按部族分寨的往事。寨子里年纪最大的 79 岁的老人沙白，以前吊过大耳，耳垂奇大，耳环孔足以伸

进一根手指，他嚼着槟榔：“我们都不祭山了，很久以前，解放军在杰卓山上栽了一根石柱，把山神压住了。”他不知道，那石柱，乃是测绘所用。王崧《云南通志·宁洱县采访》云：“三撮毛，即罗黑派，其俗与摆夷、僳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统裙。男以红黑藤篾缠腰及手足。发留左、中、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谓左为爹嫫留，右为本命留。以捕猎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这里的“三撮毛”即基诺人，指其发型。只是这样的发型，在基诺山中心地带的杰卓老寨，也见不到了。另一本文献《伯麟图说》：“种茶好猎，作三，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对“三撮毛”的释解有异，但其“种茶好猎”之说，却至今依然。布鲁麦一家，2006年卖茶，收入两万元，沙白一家2007年仅春茶收入了两万多元。老树茶最好卖，一斤可卖一百多元，可是，66岁的老人白拖车说：“以前太多了，因为采茶时够不着，大部分都被砍掉了。”布鲁麦一家仅剩老茶树100多棵，沙白家多一点，320棵。沙白说，以前祖先都以种茶为生，其父母的茶叶，一直卖给易武人“老邱”。因为砍伐，《历览西双版纳古茶山》一书说，基诺山古茶园仅剩2900多亩，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植的茶园达7299亩。在各个寨子中，遗下古茶园最多的是亚诺寨，我曾到过几次，站在茶园中，就像站在了中国茶史的页码之间，每一棵茶树都在开口说话，可它们用的是基诺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杰卓老寨旁的水沟旁，我见有人在溪水的两边，拉了一根白棉线，便问陶志强，它的用途是什么。喊魂。喊魂者，寨中有人的魂被鬼带走，便请巫师到失魂之处寻找。具体的做法是：请一个巫师，再请一个“命硬”的人；巫师边喊，边将大米、酒水和鸡等物，置于路上，献祭给鬼，请它不要带走人魂；那命硬的人，则拉着一根白线或红线，与巫师一道，从失魂者家中出发，走出108步或177步，便停住把带来的纸钱和香烧掉，然后一路地喊着归来；“命硬”之人的任务是以线将丢掉的魂牵回，而可能的话，巫师则把魂收入一个预先准备的鸡蛋中带回；魂不会走水路，所以，遇水都要拴线，让魂从线上过水，一路地归家。没查找到基诺人的喊魂词，有一傣族人的，大同小

异，录如下：

回来吧

苏宛纳丙巴公主的魂灵

你莫留在草棵竹林里

你莫要躲在荒山野岭

野地里雾凉风大

你会遭风吹雨淋

回来吧

苏宛纳丙巴公主的魂灵

你不要留在山涧田野

你莫进高山密林

林中有毒蛇躲藏

豺狼虎豹成群

回来吧

苏宛纳丙巴公主的魂灵

你莫停留在江河岸上

江河中会掀起狂波巨浪

你莫在树下歇脚

树下有叮人的蚂蚁和蚂蟥

苏宛纳丙巴公主的魂灵啊

快快回家来吧

全勐的臣民在呼唤你哟

王宫才是你温暖的家……

除了叫人魂，还叫鸡魂、牛魂、猪魂。如叫鸡魂：